致敬,钟楼街的检察人!

一代人的舞台正徐徐拉上大幕。 他们是山西省检察院恢复重建 以来的第一代——钟楼街一代,也是 近半个世纪以来山西检察事业的奠 基一代。现在,他们基本上都退出了 历史舞台。

1985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 第8年。我背着行李,穿过熙熙攘攘 的人潮,来到钟楼街45号——位于 太原最热闹最繁华地段的省检

40年后再回首,才明白,人生双向 奔赴的际遇终究抵不过阴差阳错的缘 分。我和省检察院,大抵就是如此。 我到检察院工作纯属意外:毕业志愿, 省法院;初步分配,省司法厅;派遣公 布,省检察院。离校前,我专门去找 刑事诉讼法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检察 院是干什么的? 大学期间学习的知 识,只告诉我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 动中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仅此而已, 老师的解释也是似是而非。

我带着几分青涩、几分懵懂,踏 入了省检察院的大门。人生一相逢, 便是26年的相濡以沫。2011年的离 别,至今想来仍满是不舍。此后十余 载,我辗转于公安、法院岗位,承担过 别样的职责使命,但心底的检察情 结,从未因岁月流转而淡去——那抹 "检察蓝"、那份坚守,早已刻进骨血, 融入血脉,而钟楼街岁月也成为生命 里最温软的记忆。

省检察院和省法院在一个大 院。法院在正楼,检察院在西楼,各 居一座4层小楼。这个位置不知算不 算传承,但至少很有历史感:明清时 期的最高"司法机关+监察机关"—— 山西提刑按察司署衙就位于此。有

一部戏叫《苏三起解》,唱词"苏三离 了洪洞县"说的就是苏三被押解离开 洪洞县前往太原,到这里受审。山西 省人民检察署于1950年5月成立,先 是在太原市首义街(今五一路)上官 巷与省公安厅合署办公,1951年迁至 太原市府西街,1955年迁址到按司街 2号即后来的钟楼街45号。1978年 12月,恢复重建的山西省检察院在此

太原有一条很有名的小街叫"察 院后",说起"察院后",太原人大多会 联想到"察院后包子"。实际上,"察 院后"这个名字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察院后街"因位于按察司大院的 后面而得名,知道的人并不多。

1984年,检察机关刚刚配备了统 一的制服。那时候,穿制服是一件很 荣耀的事,我穿着崭新的制服,到开 明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大盖帽和硬 肩章,头顶一个大大的国徽,夏季一 身儿米黄色,秋冬再换上一身儿豆绿 色。走在街上,有时候被认为是市场 监管的,有时候又被认为是部队的, 常常闹出笑话。"堂堂"检察院的人居 然被认错,不免沮丧,但是也有意外 的好处。1986年,全国开展了扶贫开 发工作,省检察院的扶贫点在临县湍 水头镇、后南沟村、上南沟村。一条 长途公路,从三个村子前逶迤穿过, 一边是临县县城,一边是离石县县 城,两边都有几十公里,村子和村子 之间也都距离不近。我们要出行,或 者互相联络,既无交通工具亦无通信 工具,只能靠步行串村,或者搭车。 搭顺风车,站在公路边上拦车,司机 一般是不会停车的。但是只要穿上 检察制服在路边挥手,车辆基本上都 会停下来,捎你一段。所以,我们都 会在扶贫点专门放上一身制服。

检察院刚刚恢复重建,在社会上 的影响力有限。那时候流传一个笑 话:一个孕妇到检察院要进去,门卫 问她干什么,孕妇理直气壮地说:"产 前检查!"直到进入新世纪,有一次 我开着带有检察标志的警车外出办 事,到路边小店买一瓶水,大妈神色 紧张:"我可没有卖假冒产品呀!"那 时在检察院工作的人,常常会遇到一 个恼人的问题,就是需要不断纠正 别人写的"查"字。不论是党政机 关工作人员还是社会公众,经常会 把检察院写成"检查院"。你若纠 正,有人会问你,这个"察"和那个 "查"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用这个 "察"? 这个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 清楚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常常纠 结于"法律监督"还是"司法监督"。

作为刚毕业的法科大学生,我只 想搞点业务工作。当时省检察院有6 个业务部门:刑事检察处、法纪检察 处、监所检察处、经济检察处、信访 处,还有一个技术处。临别校园,老 师建议我去经济检察处,说那里能锻 炼人。但人事处的师兄眼疾手快,把 我的办公桌搬到了他的旁边。从此, 我留在人事处从事干部教育工作。

那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我 们三个人——比我高两届的师兄和 比我高一届的师兄加上我,负责全省 的检察干部培训工作,主要是组织开 展"中专教育"。编印教材资料、登台 讲课、组织考试,最后将"毕业证 书"发给学员。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拿着一本从学校带回来的教材 就上了讲台,台下坐着院领导和全 院干警,认真听讲。现在回想,那 时候自己刚走出校门,对法律一知 半解,尚且还停留在死记硬背阶 段,恐怕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了。但由此我获得了"老师"的尊 称,后来还获评讲师职称。几十年 职业生涯,称谓如走马灯式变换,但

一声"老师",犹在耳畔。 1987年8月,山西省检察院搬到 新址——太原市平阳路47号。那是 一个有着5层办公楼、两层信访小楼、 技术用房、职工宿舍、食堂、澡堂、大 会议厅的多功能办公区,附带甲型、 乙型、丙型三栋家属楼。

省检察院搬走以后,留下来的办 公楼就挂上了"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 班"的牌子。当时全国干部培训工作 开展得如火如荼,法院自上而下办起 了"法律业大(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 律大学)",省检察院也亟需成立一个 培训单位。在申请机构编制时,我们 拟了两个意见,一是叫"山西省检察 干部培训中心",二是叫"山西省人民 检察院干部培训部",但都被否决 了。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只能叫一个 "班"——低调质朴的名字,极具那个 时代的检察风格。这个"班"即为山 西省检察官培训学院的前身。

挂牌那一天,风和日丽,鞭炮齐 鸣。领导剪彩以后,我站在小桌上, 把"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班"的牌子 端端正正地挂在了墙上。从此便是 17年的托付和不负——我有幸成为 学院第一任院长,并在任院长期间完 成选址征地工作,为学院找到了安身

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班一成 立,便因陋就简将原来的办公室改

造成宿舍和教室,在此举办了"全 省检察机关自学考试辅导员培训 班"。当时法律专业自学考试的报 名、培训一直由司法厅统筹把控, 经多方争取后,司法厅同意检察机 关自办培训班、统一组织报名。自 学考试成为当时检察干警提升学 历和专业素养的主要途径。干警 们学习热情高涨,常常挑灯夜读, 累了就在办公桌上趴着睡一会儿, 醒来继续学习。

省检察院机关搬走了,省法院办 公用房不足凸显,自学考试辅导员培 训班结束后,旧楼很快被移交给省法 院。省检察院从钟楼街搬迁到平阳 路,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班是最后的 撤离者。至此,山西省检察院彻底告 别钟楼街。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转眼间又 是38年。检察事业蓬勃发展,山西省 检察院从钟楼街到平阳路又到长风 街,已是今非昔比。在山西检察事业 发展的大路上,钟楼街的足迹踏实而 强劲-

一代人的骄傲,有河津县"挂牌 办案"工作法被全国推广,有壶关县 "两把扫帚"精神的实践,有平阳路院 区建设的艰难和努力……

一代人的记忆,有全院170多人 的团结奋进;有"劳模虎子"腰间钥匙 的叮当回响,他是机关公认的最辛劳 的人,随身带着几十把钥匙,毫无怨言 地承担了机关大部分杂务;有食堂张 师傅手工馒头的暄腾幽香,她的手艺 此后几十年无人企及……

而关于青春的记忆,还有宽银幕 影院的通宵电影,桥头街炒灌肠的蒜 醋幽香,食品街的锅贴儿,雪山冷饮厅 的酸奶,以及用从酸奶瓶上摘下来的 皮筋绑着的一沓沓饭票……

一代人的记忆正悄然淡去,变成 一抹夕阳。但在浩瀚时空中,那注定 也是一束永远抹不去的光芒。

致敬,钟楼街的检察人!



生命的交响

李娅楠

序曲:梦的觉醒

我生命的开场, 似荒原星火微芒。 怀揣着炽热的莽撞, 还有未驯的倔强。 像阿尔卑斯的雪崩, 震落了懵懂, 也开启了心窗

我将隐秘的憧憬, 封进岁月的箱 那些心底的梦. 只对晚风私讲。 恐惧被人洞察灵魂的惊惶, 不敢叩响命运的殿堂, 仿若逃避一场末日的雷响。

我在黑暗中徘徊, 细数迷茫。 青春的脚步仓促慌张, 满是不安与惆怅。

但我知晓-那时的身影并不轩昂, 眼神带着迷茫。 可别小觑这黯淡的模样, 我的勇气和信念, 正暗自茁壮。 育至— 撕裂阴霾的罗网, 奏响破晓的乐章。

生命的真谛无需宣扬, 绽放不需要声响, 抽芽就是诗行。

篇章:暗夜逐光

在孤寂的深夜 记忆如潮. 漫过心墙。 我在时光的洪流中漂泊, 试图捕捉希望的微光。

我与孤独相伴, 和彷徨对抗。 每一步前行, 都带着挣扎与较量。 害怕被失败的阴影笼罩, 却又不甘在原地迷茫。

我聆听着内心的声音, 不再畏惧他人的目光。 勇敢地踏上未知的旅程, 去追寻属于我的星光。

高潮:破晓奏鸣

我穿透黎明的雾障。 阳光洒在我的脸庞, 所有的苦难与挣扎, 都化作生命的勋章。

我用汗水和智慧, 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让生命的旋律, 在天地间激昂奏响。

我要让每一个音符, 都充满力量和希望。 让世人听见我的呐喊, 见证我的光芒万丈。

终章:星河共鸣

当掌声凝成琥珀沉入土壤, 我的影子开始与山脉同频生长 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云中舒展, 化作候鸟迁徙的航线, 指向远方。

不必称量勋章的重量, 褶皱里藏着银河馈赠的纹样。 跌倒时触到的潮湿苔痕, 原是大地写给天空的清朗。

此刻我不再是孤独的歌者, 而是千万个春天的复调回响。 当候鸟衔来第一片新雪, 我听见冰层下万亿颗种子的和唱

生命从不是独奏的长笛, 而是冰川消融时与溪流的嘹亮。 当最后一个音符融入晨雾, 我听见整片森林在替我生长。

那些曾被碾碎的星屑, 正在年轮里重聚成罗盘, 而我终将化作风的喉管, 让所有未竟的渴望, 都在万物共鸣中, 永恒回响。

(作者单位: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花

听说琼林路路边的栾树开花了, 半树葱茏半树秋,想起史铁生笔下的 栾树"只管生长,不问意义",却在寂 静中照见天地与众生,妻子就特别想 去看看——怎么去,自驾还是坐地 铁;什么时候去,周末再去还是下了 班就去,妻子做了个详细的规划。

自从妻子喜欢上追花,我们就成 了满城市追花的人。从鄞州跑到江 北,从市区跑到乡间田野。总之,哪 里有花就往哪里去,花指引着我们追 逐的方向。这几年,我们去白云禅寺 看过蔷薇,去横溪镇月宫山看过粉黛 乱子草,去保国寺看过梅花,去日湖 看过荷花,去利民村看过梨花……最 有趣的一次,我们跑到东钱湖寻找曼 珠沙华。我们沿着公路找了老半天 都没找到,后来在当地人的指引下, 钻到农田里,终于发现大片大片的曼 珠沙华。最远的当数有一年秋天,和 好友一道打"飞的"去开封赏菊,好不 惬意。

追花的乐趣在于找花的过程,也

在于识花赏花的过程。山野广阔, 那么多的花花草草,能看一眼就报 出名字的,也就百十种,剩下的就 需要去进一步研究探索。遇到不 认识的花,妻子会看它的叶子、花 瓣、花蕊,判断是草本还是木本,乔 木还是灌木,然后一步步考证,最 终确定它的名字和种属。犹记得 我们第一次在四明山上看到一种 未知的花,当时就被它满树灿若云 霞的样子惊艳到了,拍了不少漂亮 的照片,回到家慢慢比对,才弄明 白它的名字——金缕梅,多么形象 又充满诗意的名字啊

跟妻子一起追花,让我也学到了 不少知识,比如樱花的花瓣尖端有一 个 V 形缺口,也就是所谓的"樱花 缺",这也是樱花区别于其他花的重 要特征之一。比如,茶梅和茶花都属 于山茶属科,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 茶梅是灌木,茶花是小乔木。更有趣 的是,茶花凋谢的时候是整朵败落, 茶梅是一瓣一瓣的。

中那堆积起来的滞涩随浪花被冲

散,那激荡的浊流,翻腾的不也是

淤积在人心深处、无处诉说的块垒

么?如同妻子在讲台上倾注心血、

在家中操持琐事的辛劳,虽不常言

里"洮水流珠"的景色。天寒地

冻,河面却并不完全封冻,无数细

小的冰珠随水漂流,如星河倾泻,

在河面上铺开一片晶莹。这景象

总让我忆起家中温暖的炉火旁,

妻子在灯下伏案的身影。她批改

着学生的作业,红笔在纸页间沙 沙滑动,时而蹙眉凝思,时而嘴角

漾开一丝欣慰的笑意;或是备着

明日的课,指尖划过书页,发出细

微而清晰的声响。儿女们或模仿

着母亲的样子,伏案写写画画,或

摆弄着心爱的玩具,不一会儿便

争抢起来,又被妻子温言化解。

那河上冰珠的叮咚,与记忆中灯

下书页的翻动声、红笔的沙沙声,

以及妻子温润的教诲声交织在一

起,在寒冷的冬夜里,格外牵动我

心声的港湾。每当思念汹涌,我便

拨通妻子的视频电话。屏幕亮起,

妻子那温婉而略带倦容的笑脸便

映入眼帘——那或许是刚结束晚

自习归家的疲惫,接着是孩子们争

这静静的河,早已成了我倾诉

这异乡人的心弦。

这河最让人惊奇的,是冬日

说,却自有坚韧的力量。

追花,因为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 故事。妻子告诉我,辛夷就是紫玉 兰,"辛"指其味,"夷"是花蕾初生时 的嫩芽——黄。关于辛夷这个名字, 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古代一名姓秦 的举人患有鼻病,他在夷人居住地遇 见一位老人,老人用辛夷花治好了他 的鼻病,举人便将此药命名为"辛夷 花"。有一次我们去登山,车子行驶 在山路上,一股淡淡的花香始终萦绕 在身边,后来车子停稳了才发现路边 有几棵苦楝树。苦楝树树干高大,枝 叶婆娑。苦楝花透着淡淡的紫色,细 小轻柔,可爱迷人。王安石写道:"小 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 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一 句"细红如雪点平沙"写尽了苦楝花 的美丽、精致,古诗中描写的样子走 进了现实。还有紫薇,汪曾祺说宋朝 人把紫薇叫"不耐痒树",现在很多地 方叫它"怕痒痒树"或"痒痒树",因为 "爪其本则枝叶俱动"。宁波很多地 方把紫薇当作行道树,我也曾用手挠



它,却不见"枝叶俱动"。奇怪,难道 我挠的地方不对、力度不适?

追花的时间长了,妻子的脑海中 便有了一张"花地图":什么时间开什 么花,到哪里去追花,她记得清清楚 楚,生怕错过每一朵花的绽放。有 时候花盛开的时候正好赶上雨天, 妻子会看着窗外一遍遍叹息——花 开有时,不知一场雨淋落了多少花。

追花,追的是幸福。花开得刚刚 好,而我刚好看到。你去,或者不去, 花都在那里,静静地盛开,默默地等 待。和爱的人一起去追花,寻找开得 最美的那朵花,爱情也会开出幸福 花。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懈追花的意 义所在,难道不是吗?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

[我]的[乡]愁[故]事

暮色弥漫之时,我常常独自踱 至洮河岸边。此时河水被夕阳染 成金黄,又慢慢洇成深沉的墨绿, 然后,静静地流淌,像一幅徐徐展

开的画卷,铺展于岷县的土地上。 我的家在通渭,那里有等我归 去的灯火,有妻子温柔沉静的眼 眸,有儿女清脆如铃的笑语。然 而,报考时职位的选择,却将我留 在岷县十年。每每站在河边,总觉 水声絮絮叨叨,仿佛在轻轻诉说家 乡的消息;而我,也时常凝望微微 起伏的水面,心绪随着流水奔涌不 息,好似要穿透那层层的山水,流 到妻儿的枕畔。

洮河的春日,冰凌消融,河水 便如刚刚睡醒的婴孩,舒展着身 体,流淌得既轻且缓。此时河岸 两边,小草偷偷钻出地面,野花星 星点点,河水倒映着初生的绿意, 温柔地漾着微澜,映衬着天空的 澄澈。这新生的柔波,总让我想 起远在家乡的儿女那蹒跚学步的 模样,小小的脚丫踩在毛毯上,留 下歪歪扭扭的印记,也像踩在父母 的心尖上。

盛夏的洮河则全然换了性情, 河水挟着远方雪山融化的力量,奔 腾呼啸而来,令人屏息。我每每立 于河岸,看那浊流裹挟着泥沙奔腾 而去,水声喧嚣,撞击着河岸,卷起 层层白沫,这浩荡的声势,让我胸

静静的洮河

先恐后挤到镜头前的小脑袋。"爸

爸!爸爸!"清脆的童音瞬间穿透 了距离。小女儿会奶声奶气地告 状:"哥哥抢我的娃娃!"儿子则兴奋 地举起刚画的涂鸦,上面歪歪扭扭 写着"妈妈"两个字:"爸爸看! 我写 的!"我笑着回应,目光贪婪地捕捉 着屏幕那端的每一个细节。妻子总 是轻轻地笑着,让孩子们安静些,然 后轻声问我:"今天累不累?河边 风大,多穿点。"我转动手机,让镜 头对准身后的河,那粼粼波光映着 暮色:"看,洮河又变样了,今天水 很静。"妻子仔细看着,孩子们也好 奇地凑近屏幕,辨认着那流淌的 水。妻子会絮絮地说着家中的琐 事:女儿今天会系鞋带了,儿子在幼 儿园得奖励贴贴了,爷爷养的鹦鹉 下蛋了,院子里奶奶种的月季打了 花苞……我屏息听着,河水声与儿 女的笑声、妻子的讲述混在一处, 织成一张温暖的网,将我漂泊的心 轻轻兜住。挂断电话,我仍伫立良 久,听河水轻拍岸石,那声音仿佛 也拍打着我心上最柔软的那处。此 时,水草浮沉,河水静淌,灯下的微 光与千里河川的沉默,如此贴近,又

是我魂牵梦绕的归处。 某个冬夜,我照例在河边踱 步,试图将纷繁的头绪理清。河水 在寒夜里愈发沉寂,冰珠碰撞的声

如此遥远。那万家灯火里,有一盏

音反倒更清晰了,仿佛无数细小 的玉片轻轻叩击,又像是孩子们 嬉闹时不小心碰落一地的玻璃 珠。忽然手机铃声划破寂静,是 妻子,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 疲惫和焦急:"孩子有点发烧,刚 量了体温,有点高,哼哼唧唧地一 直找你……"她话音未落,单位移 动办案终端的提示音又急促地响 起,主任说:"明天的稿子还要再改 改。"凛冽的河风灌入脖颈,直透心 扉。我握着电话,身如石柱钉在岸 边,被这湍急的思念与责任撕扯。 我对着手机那头的妻子匆匆安抚: "别急,先物理降温,我……我尽快 想办法!"又对着另一头沉声应道: "收到,马上到!"我终究还是猛地转 身,疾步往回赶。洮河在身后渐渐 模糊成一片深邃的墨色,唯有水声 追着我一路跑,仿佛代替我,把未能 说出口的千般焦虑、万般不舍都凝 成冰冷的碎玉,撒入了沉沉的寒夜, 最终融化在无尽的奔流里。

这条河默默承载了太多。它 见证过我工作后疲惫的脚步,映照 过我深夜徘徊的身影,也收纳了我 凝视妻儿影像时,那无声滴落水 中、即刻消融的温热。河水不言, 却深谙所有悲欢离合的滋味。它 以四季轮回的面貌,恒久地奔流, 卷走岸边草叶,抚平泥上足印,将 游子的心事沉淀为河床深处最温

润的卵石。那是对妻子在讲台与 家庭间奔波的疼惜,是对儿女成长 中无数次缺席的愧疚,是每一个无 法团聚的节日里,深埋心底的歉意

河水不舍昼夜,岷县的灯火次 第亮起,又渐次熄灭。我仍时常踱 步于河岸,看那水流不息,流珠浮 沉。我知道,在那河水流去的远 方,有等我归去的门扉,有扑入怀 中的温暖,有妻子灯下备课时那专 注而温柔的侧影,有儿女睡梦中甜 蜜的鼾声。

河水,仍旧静静流着。我终于沿 着它的脉络,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如今,我已调回通渭县检察院工作。 推开家门那一刻,心底凝结的思念冰 凌,化作滚烫的春潮,奔涌着流向生 命中最温暖的港湾:流回妻子含笑的 目光里,流回儿女雀跃的欢呼声中, 流回这弥漫着书香与粉笔气息的、属 于我们的寻常烟火里。

站在家中窗前,远处虽没有洮 河的水声,但院中月季在夜风中微 微摇曳的声响,妻子在房间里督促 孩子睡觉的轻语,替代了曾经絮叨 的河水声,成为我耳畔最安宁的夜 曲。那静静的洮河,不再是我徘徊 异乡的风景,它沉淀为厚重的记 忆。它教会我在奔流中沉淀,在等 待中坚韧。案头灯火可亲,家人呼 吸相闻,我终于明白,所有漂泊的 足迹,其最终的意义,正是为了踏 上这样的归途,并将途中的风雪与 星光,都化为此刻窗前,这一声悠

民检察院)

长的、安心的叹息。 (作者单位:甘肃省通渭县人